

# 《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》

## 一部院藏袖珍本旅行交通手冊

吳璧雍

### 一、晚明的里程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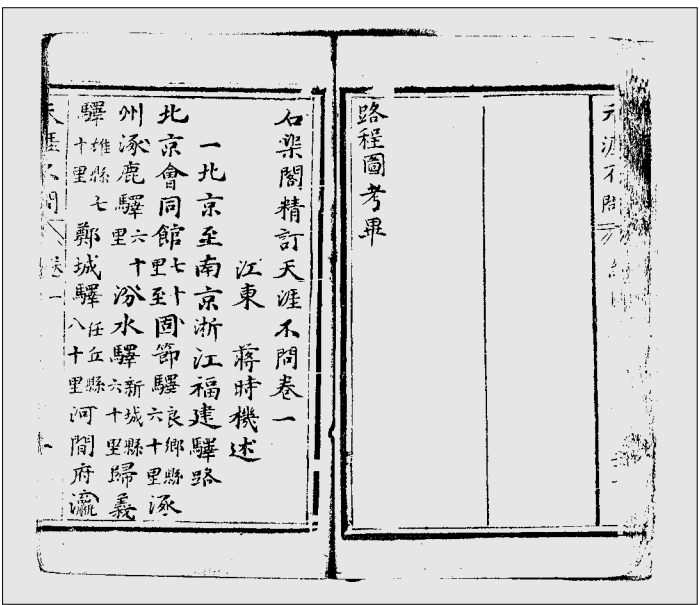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中葉以後，社會經濟繁榮，商品日多，活躍的商人也日眾，他們行走四方，將批來的貨品帶到全國各地銷售，而大量的商業用書也在此時應運而生，成為明代中晚期特有的出版文化現象。（註一）

這些商業用書，通常有幾項基本內容：1. 天下水陸路程；2. 商品與市場知識；3. 經商技巧和經營策略；4. 商人的職業道德修養；5. 防盜防騙；其中有關水陸行程，可說是商業類書必備的部份，往往單獨析出，另成一書。因為水陸行程關係著天下出外旅遊的人們，不獨南來北往的商賈而已，還有大批科舉應試的士子或單純的旅遊者，故需求量頗大；而這些大量被重刻、翻刻的水陸交通書籍，其實也反映了晚明交通運輸業的發展。（註二）可惜這樣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日用交通類書，卻因其不得不與時而變的本質，常常淹沒在時代的洪流

年始成帙，可見在黃汴之前已有數種路程書在坊間流通，只是如今已不知其形式與內容。

黃汴的書主要以水陸里程為內容，但也希望能讓閱讀者在「一展冊，而道路之遠近，山川之險夷，及風波盜賊之有無，靡不洞其纖悉」，故對旅人有一定的價值，以致一時之間類似的書籍大行其道，甚至相互抄襲。

由於本院收藏的圖籍以清宮舊藏為主，故這類屬於庶民日用性質的書籍通常不多，《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》（以下簡稱《天涯不問》）



之中，故流傳下來的並不多，北京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、嘉興市圖書館等有少量相關收藏，（註三）流傳在海外的反而比較多，如日本內閣文庫、宮內廳書陵部、蓬左文庫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、尊經閣文庫、哈佛燕京圖書館等皆有收藏。

現存最早的明代坊刻水陸交通路程書，據日人研究，為嘉靖十四年游氏親賢堂所刊《圖相南北兩京路程》，（註四）書分上下兩層，上層載旅行風景圖，下層記杭州至北京間的路程。其次為明徽州人黃汴所撰八卷本《一統路程圖記》，明隆慶四年刊。（註五）據黃汴自序，言其早年隨父兄行旅各地，直到有一年，因運河結冰，改由兗州府陸行到徐州，竟覺「前路渺茫，苦於詢問」，遂興起編寫路程書之志。於是利用僑居蘇州的機會，「得程圖數家」，再窮一己之見聞，考其異同，經二十七

是唯一一套袖珍型的水陸里程書，編者蔣時機，原貯國立北平圖書館。

### 二、《天涯不問》簡介

蔣時機，明萬曆間浙江寧波人，室名石渠閣。平生大概以編書、校書、刻書為業，如明天啓五年刊《岳石帆先生鑒定四六函》三十卷，（註六）其首卷即署有「白門蔣時機道化較」、「豫章王世茂爾培釋」。王世茂字爾培，金谿人，與蔣時機應有合作關係，常編校一些日用應酬類書，書坊名「車書樓」，刻書頗多。按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《新刻石渠閣彙纂諸書法海》二十四卷，（註七）此石渠閣不知是否與蔣氏有關，但據沈津所寫提要，知其中有〈兩京十三省路程〉卷，為上下欄的版式，內容應與《天涯不問》相近，此《諸書法海》在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為明寶善堂刊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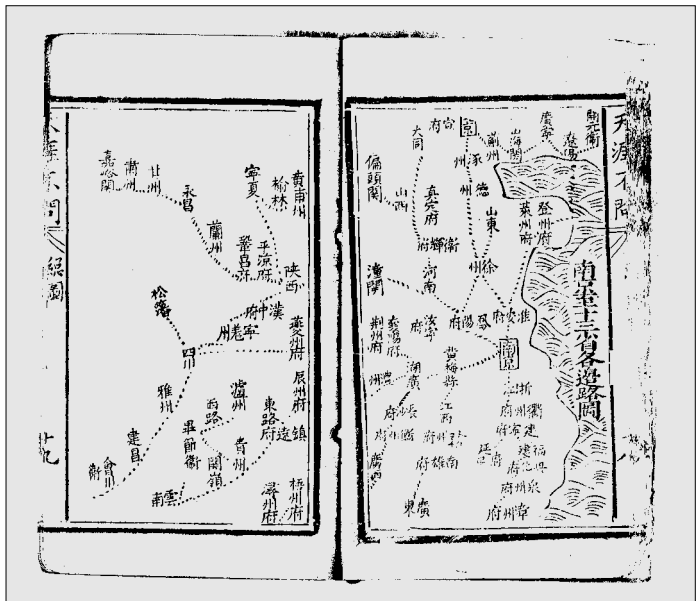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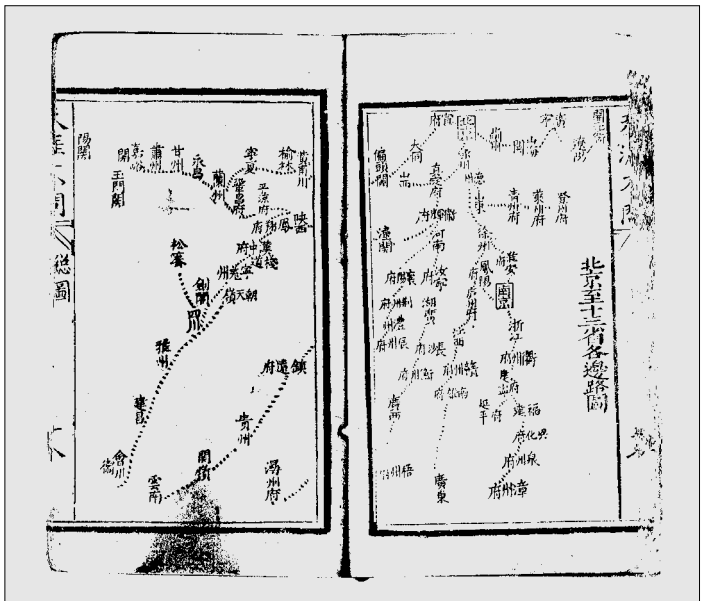
《天涯不問》的版框高一〇·二公分，寬六公分，握在手上不過二三×八·七公分大小而已，但每半葉六行，行十四字，楷體書寫上版，大而清晰，非常適合旅途參閱。卷首載有敘文，署「江寧壽國平子甫題敘」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內容有云：

「男子生而懸弧，志在四海，不憂山川之阻，南北之迷，而登途猶問水，入澤尚尋山，設遇沮溺其人者，不幾俛俛乎面墻而立也哉。是集也，始于京畿，次及采衛疆邑，較若列眉河，山燦如指掌，何其詳以周也。」

積之不盈寸，展之不逾幅，浮航轉駁，出之袖中，何其簡以便也。」

強調其袖珍的簡便，其後目次，凡九卷。從目次而觀，顯然脫胎於黃汴的《一統路程圖記》，（註八）唯將八卷本改成九卷，即原卷七之三十九條路程，析為卷七、卷八，各十條、二十九條，而原卷八的部分則移作卷九，內容大體不變。

但若仔細比對內文，會發現編者在轉錄重編的過程相當不仔細，而且從卷一開始即顯現



凡此皆可想見蔣氏以原卷七之篇幅過大，幾乎是其他卷的二至三倍，故將之一分為二的用意，同時另立卷九，使《天涯不問》一書成為九卷本的旅遊手冊。可惜重編時只照顧到卷七，未顧及其他卷與卷七有許多相關的註語，以致減低了原書的價值。

黃汴原書之卷七，主要記錄江南三十九條水路，因為黃汴是徽商子弟，隨父兄經商，對江南水路一定比較熟悉，也經常利用，故載記頗詳，但其在路程之後附註的雜記，在今天看來才真是令人興味盎然，不但有各地景點的介

其不審之跡。如卷一第一條「北京至南京、浙江、福建驛路」，此條末記：

「北京陸路至南京，自南京至常山縣皆水，自常山縣至水口驛（屬古田縣），水馬並應。崇安至福州府水路，灘洪緩急，詳卷七之十五；上杭埠過仙霞嶺至浦城縣，詳卷八之十一；繇淮邵至徐州，詳卷二之十二，自北京至徐州，響馬賊時出，必須防禦。」

但此書經重編之後，卷七只餘十條，根本不可能有「卷七之十五」，故應改作「卷八之五」，而「卷八之十一」在重編後的《天涯不問》已屬「卷九之十一」。同樣的，卷一第二條「北京至江西廣東二省水陸」，其末亦有「由鎮江、浙江、徽州、饒州至江西，詳卷七之十七」語，事實上也不正確，應作「詳卷八之七」，而這樣的錯誤其實不少。除前舉兩條之外，尚有卷二之第二十一條，卷三之第二十七條、卷六之第七、十一、十二條等。直到卷七，重編者似才意識到卷第改變的問題，故於卷七第四條「江西城由廣信府過玉山至浙江水」之末記修正為「并詳八卷之二十七」，黃汴原書作「并詳本卷之三十七」。其他如卷八第四條（原卷七之第十四條），蔣氏於末記改作「詳本卷之二十四」，黃汴原書載：「詳本卷之三十四」；又卷八之第五條（原卷七第十五條）末改記「詳卷九之十一」，原作「詳卷八之十一」；卷八之第七條（原卷七之第十七條）末記「詳本卷之二十七」，原作「詳本卷之三十七」。

紹，也記錄了水陸聯運轉乘、船戶優劣、旅店好壞、路程安全問題，甚至搭船費用等等，反映了晚明蓬勃的交通運輸事業。以下略舉《天涯不問》卷七、八中數例以見其一般：

卷七第一條之二「嘉定州、平羌鎮至峨眉山路」：

普賢殿在絕頂，風極大，瓦以鐵為之，放光青跡，晴則見，惟四、五月可登，其山後坑雪，冬夏不消；七八月雪封崖徑，不可往矣。……

第二條「大江上水由洞庭湖東路至雲貴」：

……夜偷摸粗細貨皆要日調包。聞賤休買，鹽船泊此，候掣柴炭，至此抽分，木商至此再抽。蕪湖泊船雖入港，江口怕風，此港深急，行步宜慎。門攤不稅。江通巴蜀、雲貴、湖廣、江西、兩廣，南北商人交易於此，有聚無產，牙行誠實，利心輕。……

卷八第十四條「杭州府至補陀山水」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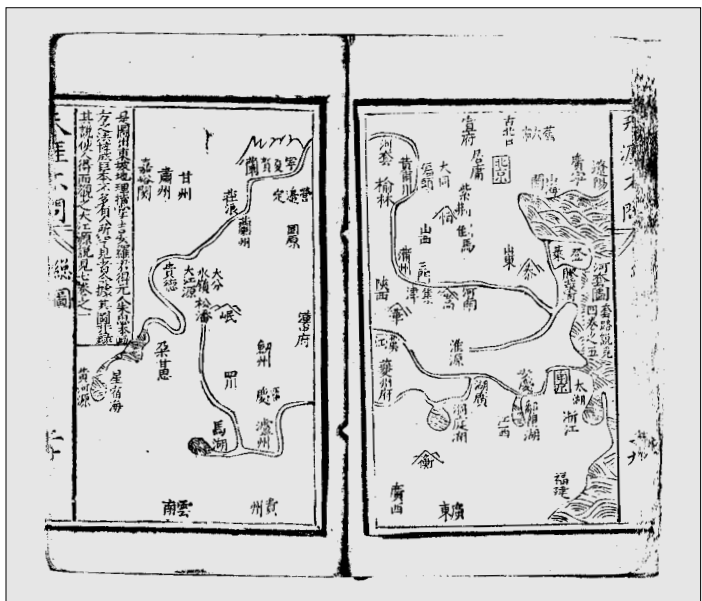
西興搭船每人銀二分，至東關驛一分，一挑一里，至梁潮渡曹娥江，三分一人，答至寧波府，無風盜之憂，客有車霸之勞。……

第十五條「揚州府跳船至杭州府」：

……蘇州以北有日船而夜不行，蘇州以南晝夜船行不息；至湖州日夜船……

第十六條「杭州跳船至鎮江府」：

山塘洞橋東有航船專答空身人至鎮江府。



### 三、重編與新刻

像這類為旅人而編的里程書，在晚明應該頗暢銷，以致常被重刻、翻刻，比較道德的，會標示原編纂者的姓名，如江湖散人輯《士商必要》所附《新刻水陸路程》，其卷端即題「新安約山黃汴纂」、「錢唐全菴胡文煥較」；有的就完全不提原編纂者為誰，如商濬校定的《水陸路程》八卷，內容亦與黃汴本完全相同，卻不見黃汴之名，反而指歷來的里程書「魯魚亥豕」之誤極多云云。（註九）院藏此

《天涯不問》不但抽換了原序，連書名、編纂者、卷第都作了改變，而且在卷端題「江東蔣時機述」，讓人誤以為是一套全新的書，其實不過舊酒裝新瓶的商業手法而已，而這種情形在競爭激烈的晚明出版界可能屢見不鮮。

但此書由於重編者不夠仔細，未全面修正分卷之後的卷第，以致露出許多破綻，但說不定已誤導了不少使用者。只是當時究竟刷印了多少？銷售情形如何？有無讀者反應？甚至是否因而造成書坊之間的糾紛等等，於今已不得而知了。

明天啓六年（一六二六）金陵文林閣唐錦池刊印《士商類要》，作者程春宇，新安人，輯錄以徽州、杭州、蘇州等為出發點的一百條水陸路程，即江南五十三條、江北四十七條，（註十）與黃汴由兩京至十三省、各省至所屬府、各邊路、江西北南水程與陸程凡一百四十三條的內容有異同，似針對徽州商人而編刻的里程書，雖然所收路程較少，但內容較豐富，兩者可謂具有互補作用，也凸顯徽商對書坊印本品類的影響力。

《天涯不問》是一部經過重編而新刻的書，若只從書名看，實不知其完全襲自他人之書，今經比對，更知其校刊之不審，而編者竟還在其題名上強調「精訂」，實在頗為諷刺，不過這也正反映了晚明出版業的一些有趣的現象。但其字大端整、袖珍易攜，倒真符合旅行隨身手冊的形式。

### 註釋：

一、陳學文《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》，比較全面討論到明清時期所有與商業相關的商業用書。（洪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七）這些商書有的附載在日用類書中，很容易被忽略掉，有的與時俱逝，但有部分流到海外被保存了下來。日人應用這些類書，獲得了不少研究成果。從藤井宏的《新安商人的研究》（《東洋學報》，三十六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九五二—四）、仁井田陞的《元明時代の村の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》（《中國法制史研究》，東京大學出版會，一九六二）起，陸續有不少學者投入其中，如寺田隆信，《明清時代の商業書について》（《東洋學》二十號，一九六八）、《山西商人の研究》（京大東洋史研究會，一九七二）；酒井忠夫，《中國善書の研究》（國書刊行會，一九七二）、《明代と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》（《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》，國土社，一九七三）；水野正明，《《新安原板士商類要》について》（《東方學》第六十輯，一九八〇）等。

二、「商業書」一詞緣自寺田隆信之命名，其後學者多沿用之，但山根幸夫認為路程書和商業書應該區分開來。見山根幸夫，《明代の路程書について》（《明代史研究》第二十二號，一九九四）；谷井俊夫亦持同樣的看法，見谷井俊夫，《里程書の時代》（《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》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一九九六，頁四一—五—四五）。

三、根據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（《史部·地理類》和《子部·類書類》）之題名推測，相關圖籍大約有以下數種：

《一統路程圖記》八卷，明黃汴撰，明隆慶四年刊本，北京圖書館藏。

《士商必要》，明江湖散人輯，其中八卷為《新刻水陸路程》，署「黃汴纂 胡文煥較」，明末刊本，北京圖書館藏。

《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》卷二之上半欄刻《天下水陸路程》，明萬曆一十八年刊本，北京圖書館藏。

《新鐫士商要覽》一卷，題明愴漪子輯，明天啓六年刊本，上海圖書館藏。

《新刻天如張先生石渠精採萬寶全書》存十三卷，明崇禎刻本，上海圖書館藏。

《士商類要》四卷，明程春宇輯，明天啓六年文林閣刊本，首都圖書館藏。

《新刻天下四民便覽萬寶全書》存三十一卷，明周文煥、周文煒輯，明萬卷樓刊本，嘉興市圖書館藏。

四、見谷井俊夫，《路程書の時代》所引。

五、按黃汴原刊藏北京圖書館，楊正泰著《明代驛站考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），附《一統路程圖記》，惜為排印本。但明末江湖散人輯《士商必要》三種，其一為《新刻水陸路程》八卷，卷端題黃汴纂，並附黃汴序，一九八八年由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，可參考。

六、此書藏臺北國家圖書館。

七、見沈津，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，（上海辭書出版社，一九九九年），頁四六九。

八、本文用江湖散人所輯八卷本《新刻水陸路程》以比對。

九、參見山根幸夫《明代の路程書について》所引，此文收在《明代史研究》第二十二號，（明代史研究會，一九九四年四月），頁九—十四。

十、楊正泰著《明代驛站考》，附《士商類要》，為排印本，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），頁三—一—三八一。